

第十六本

卷二十八

藝文中一

21

建疏記序

雜著

卷二十九

藝文中二

30

淳記

卷三十

藝文中三

20

淳序

雜著

嚴州府志

笑廬署

嚴州府志卷二十八

建德縣

藝文

疏記序
雜著

議移州治疏略

唐州
司馬 沈成福

州城俯臨江水先是江皋磽确崎嶇不平展拓無地置州
築城東西南北縱橫纔百餘步城內惟有倉庫刺史宅曹
司官宇自司馬以下及百姓並沿江居住城內更無營立
之所每至夏中江水泛漲浸沒頻年修理夫役極多補整
之間實大勞敝欲求轉移更無去處今歲夏水又湮江岸
崩頽道路斷絕附郭雉山縣置在州東更甚卑下曾經大
水漂失葢藏屋被浸沒一州管三萬餘戶置州西界州西

惟有四鄉其桐廬等縣並在州東水陸兩途二三百里江水險阻已極艱虞加之夏雨暴至進退不能殊爲掣肘桐廬縣令先後三人皆爲赴任上州並遭沒溺言之可痛聞者傷心是以建德等三縣在州東者官人百姓並請移州就建道里稍平輸納租庸沿江甚易空船歸棹遲亦無妨其建德地形高爽當三江之口五縣之中近歲以來未遭水患若許移州治並移雉山縣入州舊城亦得牢固旣益公私不敢隱蔽謹因朝集使登仕郎錄事叅軍張志節奏表以聞輕觸宸嚴伏增戰越

此疏乃永徽三年唐高宗之壬子歲也後州治於神功元

年始徙

於建德

知縣題名記

宋余

植

建德令

綠車青節胙土苴茅紅施碧油建旄授鉞嚴陵其三聖之
始基乎面受二江背負一龍絃歌滿城密依治鎮建德其
六邑之冠冕乎然則綰銅章紆墨綬爲邑長於斯者是不
可以無紀也植學製來此竊謂當今天下每歎無可爲之
邑正以賦輸不均催驅良艱幸而粗可展布又不當忘其
所自來遂由寶祐令君京尹戶侍潛公而下乃爲一碑蓋
公之爲是邦也約供上之所出均田賦之所入一毫不求
多於民民至今利賴之而宰亦藉是多滿去庸冠首刻敬
詔方來使後之縣大夫無忘公意相與守之則是名也流

芳垂榮何啻千百年

建德縣進士登科記

余植

國朝以人文化天下進士得人最盛新定郡自咸平三年
由鄉貢擢進士第首於瀋邑得王君冕自是舉不絕書名
鉅相望惟斯邑爲盛豈非千峯聳翠雙湍瀉玉瑰竒特傑
之觀瀟灑清絕之氣獨萃斯邑乎又得非田范張呂滋宏
演迤之學仁義道德之化首覃及斯邑乎至如抗直節於
東都圯極之餘倡洛學於火德再炎之始又皆斯邑之景
星鳳凰光絢宇宙咸由科目進者也今天子卽位之元年
詔陞藩府遂以邑名其郡粵四年上御集英親策方內之

士植適以墨綬學製斯邑未唱第先默有感焉果而邑人
首以恩貢掇第應益彰也是年斯邑合得四人其三皆比
居於城視他時尤盛顧瞻邑黌自咸平迄今獨未有題名
以揭斯邑之偉觀殆非所以表列前修興起斯文者也植
茲幸書滿輒採舊文攻石而書之斯邑士氣夙醕文風寢
盛方來者尚源源也且闕以俟續書俾後之觀者自其登
名以要其遠業之所到知斯邑有人如此則是記豈徒然
哉

救荒記

黃宗仁

士大夫有民有社得常相安於豐年樂歲間非至幸歟天

運靡常凶饑代有載攷史籍賑乏者亦多術矣大畧不過
發公廩致販商分私積皆因其有爾苟無焉計安出哉山
多田少吾郡爲甚建邑爲尤甚歲登甲戶無餘粟中產不
足伏臘農可知已仰於隣邑仰於隣郡樵蘓而仰於京師
小歉則直倍他土勢也然射利者趨之民猶免於莩咸淳
二年丙寅夏水易陵谷未幾而旱方數千里凡建民所仰
之地率自救弗贍顆粒無從至明年春乃擣烏昧採蕪菁
至又屑山木之膚以爲食形鵠載塗令尹信安趙公與檳
戚戚不遑甯曰民饑乃爾發廩乎曰無招商乎曰無勸分
乎曰無幾束手矣幸先是朝廷科糶豐儲倉米於郡乃捐

俸回糴二百斛率鄉都哀助以濟疾苦矜獨之不聊生者
又曰濟有限也則貸楮爲之祈哀請命乞糴於朝忱辭感
動廟堂惻然興憫仍撥豐儲米一萬斛優其直以賑之暨
至曲防諄戒無勺合不粒饑民之腹迄事而麥已秋田里
翕然舉首加額曰恩哉尹之生我民也異乎彼之因其有
者矣鄉之任事者有黃君炳文謀於衆時同被委者徐夢
得李子奇喻子勲何權何自敬何一之蔣開張大明唐景
堯許汝弼方蘭孫許萬鍾洪榮祖洪友龍劉光祖倪在鈞
邵大中徐安國馮應得錢東陳大林周文中陳化龍葉英
發洪奎英凡二十有六人曰尹眞無負新天子撫字之寄

者其事視古人爲尤難將紀以示民之不能忘忽郡卒騷
動火民居連譙犴城且傾動尹一言帖然以居未幾特旨
就擢貳郡衆益歎服曰此豈聲音笑貌能爲哉乃叙其顛
末屬於余余昨守尹之鄉聞其先民靜齋得祿皆崇倣文
正范公遺意創義田以賙族之貧冠婚喪葬給有差里或
饑賑施無靳色尹善繼有加焉感而服者衆矣故其鄉民
兩弄兵皆相戒不忍犯宜政行斯邑若是卓卓也積而大
之豈止一鄉一邑蒙其澤哉於是乎書

經界圖籍序

宋 潛說友

紹熙經界距淳熙未久圖籍已多散失且嘗詔漕臣督州

縣補葺之則自淳熙至今日其弊又可知已豪右詭名規
避姦胥舞文變易賦額銷蝕豈惟嚴陵哉寶祐戊午版曹
始用舊額徵諸郡太守告院謝公諗於衆曰有土此有財
固也泛以舊額責之縣則產去稅存者其奚堪毋已則按
經界之舊而修明之乎亟聞於上玉音俞之說友學製附
庸奉行唯謹遂詢僉謀賓鄉望嚴選任曾不期月而九鄉
二十一都各以其籍來上廼視鄉分廣狹計物力多寡裁
其溢而覈其虧因其輕而革其重不底於均不止於是舊
額無損新征頓輕義役成規藉以息民詞科買均配藉以
應上命宿奸老蠹旣爲之風灑雪滌而數十年之苦於白

輸者脫然如沉疴去體聖君賢太守之賜不其大哉旣成
父老請以等則鋟諸梓俾勿壞用畧叙其梗概朱文公曰
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至哉言乎潤澤而推廣之尚有望
於來者開慶己未良月旣望宣教郎特差知嚴州建德縣
主管勸農事兼軍政潛說友序

新建儒學記

明陸樹聲

建德有學舊矣在宋嘉定間改剏入城國朝增置振拓然
地勢庳迺不稱考卜非良士久弗達吏議改作未遑稍即
其舊加飭焉歲甲子周侯望來守郡始行邑周覽學舍合
師生以議侯曰舊不可仍也其革而圖諸度地於胥山原

者踰年弗得丙寅適子弟樹德以郡推至侯與規度得地
於建安山之廣原審方面勢則龍山馬目拱揖迎峙歛發
二江邇迤合流麗譙直其左澄湖橫其前侯曰是吉壤也
匪是莫良於邇會分守參政江公珍行部至侯入告謀旣
叶侯率其僚捐俸餘出公帑之羨鳩工庀材士民有樂輸
資力以助者工始於丙寅冬十月至丁卯六月先師廟成
侯合師生舍菜以告是秋邑士舉於鄉者一人已周侯邇
去戈侯九疇來代加意學校踵前之規經畫其所未至者
於是廟宇堂廡祠亭齋閣門廬廨舍以次鼎新展其前爲
路者延袤二百餘丈立仰聖坊梁於湖之上樹德嘗經始

其議者使來請記予惟教學之義士習聞之然鮮有究其
要領者夫古之造士者羣之於學校其教之必以六德六
行六藝追其學成而命官也則又以三德六德異其等蓋
內以修之已外以施之人者不越乎道德仁義而已盡天
下國家之用故其誦說辨論以服習其教者非以善口耳
也以修之已也服官從政以行其學焉者非以徼利達也
以施之人也故古者學術一而道德同俗化美其始則在
上者寓鼓舞振作而士自得於感勵興起由其政教之立
以及俗化之成各得於志氣之流通而非徒假章程以事
於外者此之謂要領而後世泥詞章者或階以進取視爲

徼利達之具而高談遠大者則以資口耳而鮮致用之實
其去要領一也廼若諉於章程之弗設規制之弗備而他
求焉者則又下矣建德嚴屬邑也嚴之爲郡以子陵而重
世知子陵高不仕之節而不知懷仁輔義所以告侯君房
者斯言其要領矣夫士窮則懷仁義以行已達則懷仁義
以輔時舍是有他道哉今去子陵千有餘年其高風峻節
照映宇內卽聞其風者雖頑懦皆有興起而況其故土乎
況士嘗學問素講於仁義之說者乎有不興起焉者寡矣
然則教學之義其將他求與夫考基圖辨方位以審建置
者有司新學之事也嚴章程謹廵作高踰往哲以風勵儒

生此司政教者之職也予往在國學期與學官儒生申明
教義顧寡陋無以興起之廼今見邦大夫之賢幸士之得
生是邦以興起之也故因戈侯之請不辭而記之

卯巽二峯建塔記

明
胡宗憲總制

地理之說有諸曰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其理蓋具於
易焉後世堪輿家往往沿其理以神其說而卒亦未嘗不
驗爲嚴之說者曰卯巽二峯重建塔狀元從此冠羣英蓋
嚴以烏龍爲鎮峻嶒雄峙盤踞百餘里折而東雙峯矗起
是爲卯方其馬目山蜿蜒自西南來昂伏攢蹙駐於南山
是爲巽方徽婺二水紆徐縈迴繞卯巽而東之卯於先天

位爲離離異相薄二塔並聳則形勢全而靈光煥其文明之象乎是故宋自淳熙間詹公騷以文學魁天下而方蛟峰先生遂繼響焉明興商素菴先生自賓貢上春官對大廷皆裒然爲多士魁三元之名重天下迄今文物不殊科第若縮議者咸諉於二塔之圯嘉靖丙午方伯文峰俞公以致政家居乃謀於士民以圖重建士民咸欣然戶相裒以協役旣而以其故告諸藩臬守令亦靡不慨然出贖金以佐之卯塔經始於丁未之元日告成於戊申五月越六日辛未巽峰復肇工拓基程物計日亦可底績萃淑迓休斯其一占矣適予以事至嚴俞公乃率郡縣庠生馬

致通王子元、張世華、俞貢、俞瀄等具疏再拜，徵記於予，辭弗獲，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之於人矣。予往集諸生而試其文，率布體摘華，敷腴有則，輒歎其爲山川之秀、治世之徵也。卽雖鬱然若縮，能弗有待而興乎？今夫榿栴松栢之產也，栽培畜結，澍之雨露，累之歲月，而後明堂之棟、清廟之楹出焉。其積久故其用可宏也。自素菴以來，風氣凝積，已有年，厚儲秀發，不占可知矣。俟於建塔而驗耶？夫建塔之驗，不驗未可測，而文峰之心則甚盛。人情感斯興，期斯趨，有所諉斯怠。塔之圯，夫猶可諉也。塔之建，其將何以副？乃父兄之所期也。感於中，惕於